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遵巖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録監生臣胡　峻

遵巖集卷十二

明 王慎中 撰

誌銘

封通政司通政谿橋王公墓誌銘

温州永嘉英橋之王氏有老而號谿橋翁者生為鄉人所榮而交慕之沒相與哀之而祭之於其社翁嘗以兩子武庫君司成君貴褒為封君人不稱其爵命而稱其

居蓋以德掩其貴也谿橋未為翁所治潦水鍾之浸為廣斥過者不睨翁獨售焉斬翟芟決垢污作室於其間時猶貧也而繩板之所樹引尋尺之所圖度深廣而高衍或疑其壞之不吉以為翁憂又有笑其側者曰胡所取財而室巨如是其為築於道傍爾矣翁聞不顧治之不倦今之翟芟變為翬革之華垢污變為堊礒之美而位置觚隅滿其繩板之所至尋尺之所揆無少缺失器幣服物僮指玩植以充備其中亦稱向之憂且笑者或

已不及見而使他人追訾其愚其及見者皆自悔責其識事之近量人之淺而益以翁為不可及也始喪其父翁早孤而家又貧也奉母周氏兼畜諸弟經營毛密母常足甘旨而諸弟衣食甚均其意氣暇裕無纖細苦急之態遇有當費曾不惔情力亦副之於人無所忤而當有勢者在前亦漠然無所詘愧也其後富貴矣足以放其慾以夸世駕俗見謂得意顧獨悃愊自好不以侈張具取娱快故輕靡貨用其遇物尤醇與敵以下為鈞情

慤而貌恂非繆為恭愿買童兒口吻收不驕之聲而内存矜喜有不能制時肆發而竊露者也其和氣内溢老而彌盛目光爗爚深夜廣坐烱然與炬相射鬚眉厖皓顏如渥丹觀者皆驚為神綽意曠度濟以温色亹亹談辯間出於嘲謔絲竹雜作嘈啁喧耳聽受有節賞工摘誤與少年好事均其精谿橋之居既大翁以德齒為人所尊事媚愛往者輻輳門無停客舉盡賔際宴游之洽徼時所識有所不給咸以翁為歸施貸賑郵不自為量

歌舞其德所在有之故其歴年滋多備生人之歡嘉而不得者不以為怨翁既富貴尤念其所自曰微先人積德以遺我胡以及此始祖某高祖某葬久矣墓茀不治惻然追新之治其曾祖珙祖毓之墓尤嚴而割田以入大宗之祠必選其腴美諸費甚鉅曾不以一銖髮斂其族人蓋其行誼篤厚如此嘉靖丙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去生景泰庚午閱八十七年矣卒之日弔者數千人哭無不盡哀者其仲子國子祭酒潡以聞于上為賜祭葬

寵之以閔其孝公名鈺字九思封通政司通政卒之年十二月某日伯子澈與弟激沛卜吉于先域半山之原而與恭人張氏合葬焉恭人故相張文忠公孚敬之女兄德壽配翁有孫五人叔樊叔程為國子生叔果叔杲鄉貢士叔本庠生可以知為善者之所享也葬之日鄉人相率祖奠于途引柩而泣者數百人紼長數十尋不勝執已葬則相與斂錢為祠繪像祀焉蜡饗賽饋必俎豆之期於久而不廢蓋英橋隣壤之五都瀕海而居其

土積鹵其業宜鹽故置場名永嘉以榷之其民籍皆繫於竈歲賦鹽入廩轉餉塞上徵其力之所出而不責其非有而近歲有司重以折色之徵推膚剥髓不能充也公謂竈地半坼於海民輸其有已不贍而重以折色是責米於盆缶鑊釜之間非其出也爲書具言竈民所以窮迫不堪重賦之狀甚明切以上于朝天子覽而憫之下其書浙東均折色於諸縣之不爲竈籍者五都之竈民得以不徙死故其奚五都之民送之尤悲挽柩行者

累踵駢肩恐不得負紼爲恨又無以自慰而圖祀之於社以記不忘嗟夫士有當勢得位力足以施於民而卒無一善狀其生爲人所詬嫉至於死猶追數其過以咎之何限其不足懷於人泯然以死而人不知者又不知幾何人翁無尺寸之柄而沒有以得民如此不獨其行誼之厚其材亦有以踰人者是可銘也翁之伯子武庫君不遠千里寓書於予曰先人之葬圖所以告諸幽者非得能言而可信於後之君子不敢以託故葬既久而

未有所託今敬以託子矣武庫君之賢而多與海內之名公雅故所以重其親之終事而其請銘之言如此予其可辭銘曰

深坎而周封以爲之宮其藏之密其樹之崇千百歲之後過者必恭相栢與松

周府儀賓郭公配保昌郡君墓誌銘

郡君朝列大夫周府儀賓郭公昂之妻陝西副使鳳翔湖州府同知鳳儀之母鎮國將軍子之女汝陽恭僖王

之孫周定王之曾孫而高皇帝之玄孫生於成化庚寅六月三日卒於嘉靖庚子七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一訃聞禮部以請上賜祭葬如制皇后皇太子並憫悼遣祭於壽福榮哀備矣而郡丞君悲不能自釋謂宜有以垂久遠而不忘者以慰無窮之情事乃來乞銘郡固名家郡丞君有聞於時力足以得顯人大官之文而來請於余是其趣必有所存也乃為掇其事行而志之云郡君勤儉靜肅慈而能訓雖稟女質而有男子之識尤精

計畫其於度財任力敏甚葅芼汁涚鬻胖醯醢紃紝

纅緝耘穫豢字爲生之事莫不明習而察歸郭氏不數

歲而郭爲鉅家名於大梁僮婢數百指使之各當其能

與盡其力無得無功而食果蔬粟麥之入羨溢蹈藉無

墍蔬秉穗之遺爲人所私亦無腐敗於莒庾而棄者其

貴而多材如是然不以是驕其夫在夫前語不揚聲唇

無反者復能本夫之意其舅姑所進衣服飲食必得其

飢飽寒暖之宜朝列公倜儻好議論文史交游半於城

中餽贈宴享之禮無失而公不知其費所出又不敢私以己意掠恩沽美有所貸予間則益為公市膴厚田園卜屢宅廣樹畜以娛其志而課二子讀書常衣以布衣食以菲食曰非不能美好若輩口體顧無益於發志進業而足以長過耳二子起進士為官皆以修潔聞於人蓋教所素成亦知其母之志不樂以他物養也郡君於宗室女屬輩為尊門既顯大春秋髙同姓外姻之游者益衆歲時慶問長幼尊卑來會冠昬搓搓填溢閨閫郡

君顔如渥丹齒健而目清應接有則老而不惰怡如也大梁人傳説以為榮其相語尊者願其婦卑者願其母皆欲如郡君兩子在職並先後奏疏乞謝職歸侍父母詔可之已而憲副君與朝列公相繼殁哭之既哀而郡丞君奉郡君之教治其喪葬有禮郡君漸衰厭事郡丞君視飡嘗藥旦夕不去於側母子之間慈孝備至尤以家法為大梁所推不獨其富厚榮達云郡君二子長憲副次郡丞女三人長適林紀次適麻冕生次適典儀尹

復春孫五人東南中西朔東早卒中舉人南西朔皆郡學生女孫五人曽孫三人坦増墉曽孫女三人郡丞君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啟朝列公之兆而祔焉銘曰

婉彼碩人容德具美不言在昔齊姜宋子曰圖爾家朝列維士修于閨中有開邦里其聞維何維夫游且歌曰𡚱之以子曰有母優學而仕既相既誨實受多祉終老無斁克令厥始執是閫儀梁人所視本盛追興功存鄒氏琢銘幽壚以詒不毀

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墓誌銘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日李母純懿孺人秦氏卒年九十有三子若孫若曾孫與其婦扶杖勝衰哭于帷堂而東西列者百五十餘人女子適人而攜其子若孫來臨者稱是若孫曾之親戚所嘗往來之黨尊事敬業之大夫士弔者以數千孺人之存以歲時受其子若孫曾及諸婦之壽女子與其夫及其男女亦來會大車肥馬塞巷陌裘帶纓絇充溢堂上堂廣百餘步至不能容閨中

步揺舉翟垂㡌懸瑱巧麗之紅實筐布篚纅繡爲藉以獻酒芬殽潔迭承第進爲獳人歡獳人以尊甲大小序而接之腹堅齒健飲言嚼嘉人莫不自喜謂爲得獳人之歡如是者餘三十年自郛邑郊聚老少賢不肖傳說嗟歎爲不可及或仰天誦禱以願其母至有咨怨吁欷恨其母之不然以咎夫天天之不均秦獳人之名人人莫不聞嗚呼盛矣獳人泉州衛千户傑之女嫁爲恪菴李公瑄之妻恪菴不問劑券而貲日進不知饋遺之費而

交游益親鄉人之飢與疫者資恪菴之藥與粟以濟以善聞於鄉然恪菴稱於人曰是吾妻之助恪菴歿諸子孫之為士者其學專其材成為他業者其生事辦皆曰吾祖母之教蓋孺人之子孫蕃矣買田作室督任條置以篤其生者甚均且至而有矩法孺人坐堂上以色笑開示所好惡其執絲枲撰酒食之治女事者常若孺人之臨其室其省種穫力賦税之治男事者常若孺人之臨其家誦詩讀書則古稱先尊師樂羣者常若孺人之

臨其塾其政不肅而齊其教不怒而威所統彌衆所及彌精而所處彌適其材稟神識蓋天得之也毋于李氏七十餘年劬躬約已累仁勤行以大李氏之世其事甚衆不可悉書余所論其凡而又特著其事之大者初李氏族大無譜孺人命諸孫之賢而有文者士絢士章士默士弼士弘撰論世次聘邑名士沈亨纂而成之復以意授士絢等定為家範數十條勒之祠堂子孫朔望展謁讀家範一通以戒焉李氏子孫不忘其先油然興其

惇睦之愛由孺人也俗降教失士大夫因陋守近能言其祖者鮮矣孺人之志宏遠如此觀其大其細可知也士絢等述孺人之行來請曰吾祖母之存知書喜文章於人之賢否尤有辨别而嚮意賢者今其葬得先生銘之是祖母之志也故為論而銘之使其子孫得以二十二年癸卯二月初十日啓恪菴之墓而合葬焉孺人子孫既多男女嫁娶名氏具其家譜及鄉進士君之狀兹不著銘曰

曰氏自秦栢翳云裔始有好馬國于汧渭仲奮佐周禮樂肇賜有非冉祖及孔之門漢彭晉起綰璽乘軒統卒一旅徂閩之昆厥根既遠枝條芬敷爰生賢淑令族攸符稟女之身材也維夫為婦能恭為母能慈匪曰恭只其家由治匪曰慈只訓督寔師克篤其慶以昌孝宗作之自我亦享在躬斲石刻銘壺儀是崇

户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

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褒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説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説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禆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説者豈誠

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説以自解脱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盖由此夫君仕為户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眘儲視榷有可舉之職㑹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萬目恒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

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户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最後榷崇文門商税皆利權易染君絶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

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字弼泉州晋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曰暹為後上疏逮杖之日為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鋭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

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里寶盖山之麓穿壙堅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予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

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

銘曰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耶亦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大節已昭然而若此

朱波妻陳氏墓誌銘

朱君波之妻陳氏諡淑静澹齋先生之長女也澹齋名尚謙以名儒隱居自晦一發齒舉足不苟教其家有法

淑静為女其父之教不煩朱君之父軫亦以名儒為學者師教其家有法淑静為婦於舅之志無違者朱君俊爽有奇志欲以文學拓跡淑静夙暮修飾以佐其夫甚備未甞自以為勤朱君志與命仇學久不遇困而自悔淑静善慰之未甞幾微憒怨望其夫也久不舉子力勸朱君買妾以輔寢廣嗣朱君感其賢又年尚少也不忍至婉曲通誠懇於夫之兄弟使諭其夫而朱君竟不忍淑静竟以無子卒予室澹齋先生次女故熟與朱君游

而聞淑静之賢是宜貴且壽而多男子也然卒以窮約無子早世澹齋先生葢甚悲之而朱君以志其壙屬予拄涕言曰淑静非宜窮約無子早世者也是不穀之不德獲譴于天使淑静不得貴且壽而多男子也雖其行施於家室不足暴著於人人然賢而無命有足悲者不穀無以慰其亡敢圖不泯於大君子彼其存亦知賢人之言之為可貴庶其有以慰也以澹齋之悲而朱君之請之勤予不得辭也為之銘曰

生於丙寅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於辛丑正月九日葬於甲辰正月十日山曰石壁坐辛向乙是謂淑静陳氏之室

處士易直王翁墓誌銘

王氏家族雍睦之盛在成化弘治之間某曾大父時事也曽大父兄弟八人皆同祖其六人年齒差池並時六人者剛柔寛急不盡同並以材畧行誼為鄉長者鄉人曲直長短不相下得六人者一言以為平姻黨吉凶大

會無六人者在愧不為重也王氏為安平右門所從來久矣易直翁所謂八人也當事持家後六人而有六人之風接其聲迹不替某生晚猶及見翁時年十四五稍有識頗知諸父先生行事而翁於諸族子中獨愛某以為賢謂必有立某少一庸兒耳不知翁何所别而賢之今幸有立益能講知諸父先生行事而翁又所及見翁之葬某宜為銘翁名瑞字廷怡别號易直高祖公諱子元曾祖德軒公諱廷中父信齋公名澄堅取蔡氏無子

翁與兄珍皆出側室陳氏翁生十二歲信齋公以賈客死吳中盡亡其金環堵蕭然兄弟兩人與二母相依為命備嘗艱厄稍長即自奮曰不可當吾身而廢先人之業茹麤衣惡拾棄掇殘卒能移縮就餘以寡為多賈行吳中尋父故游處以不泯其志翁所挾貲於諸賈中為最下然温郁可近貌悅色恭言語煦煦其和襲人臨財有信若秋霜吳中高其為人愛而任焉諸挾高貲者顧不得與翁齒縉紳士夫南北行過吳中翁得皆與其賢

者接同賈者常尾翁後附名刺中因以求通揖讓進止視翁每拈賢者游指斥山壑談說光景亹亹與賢者往反戒其為賓主諸賈默然引爵執筯竟日徒飽而已退則相目推翁以為能王賈之名在吳中頗盛然貲不大進最後傾貲懐珍貨買巨舶浮海踔東甌亂明州以濟將赴臨安為邏卒所邀貲沒之盡然翁所懐貨皆非令所禁邏卒為暴勒沒之耳或勸翁胡不自白於官翁曰所為行賈者固為求利亦以遨跡肆意也使吾因垢以

乞貸不如倘佯徒手而行耳且吾年亦衰矣浮游江湖意倦殊思歸吾將返矣吾長子讀書為士將託以其志次子從吾行雖少而材可付以其業吾其返矣會翁長子亦奔急至吳中翁乃返至家三月而病作竟不起嗚呼其於行休之際亦不為苟然矣始其大父確軒公自安平徙居入郡城課先吏部大夫以儒業翁即遣長子水心先生與先大夫同學兩人者並以文薦為學官弟子王氏詩書由先大夫與水心先生始王氏子孫日蕃

而詩書之業益衍且多者惟公與確軒公之後耳他公之後終不若也於此觀之翁之志亦畧可觀矣翁長子宦邑庠生明經有行屢試不售所謂水心先生者也次子寶所謂少而材能繼父之業者也翁歿後數年次子貫大進廓增溢羨為安平鉅家地下有知當為撫掌大喜翁喪母盡哀養嫡不殊已出事兄順奉寡姊有恩禮遇宗人盡其情欵有族黨之行二子肖之家富而無異財衣食豐約出入勞逸甚均某嘗嘉歎之嗚呼此非所

謂為善之報耶公娶陳氏今年七十有六康强無恙二子謹奉焉以稟家政女五人適王文大陳世佳楊伯元陳丕雍陳自謹孫男嶶言娶黄僉事鰲之女嶶猷郡庠生嶶謨俱娶蔡氏孫女三人長適龔倖次適伍倫修次未許人皆宦出嶶典聘陳氏嶶音嶶謙孫女二人皆寶出翁生成化乙酉六月二十三日戌時卒於嘉靖丙戌二月三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二以甲辰十二月二十日葬于五都葛林口山坐坤向艮嶶謨早卒附壙于墓

之東銘曰

佳哉葛林之原龍翔虎蹲馴伏而掀騫有丘隆如中出而短此名為尊水流其前若之與玄緊孝子之所卜兮曰吉德之攸安我銘其藏其永勿遷

石母洪孺人墓誌銘

石君華嶽申卿謀葬其父潛軒先生能得貴溪江午坡公以達之銘可以葬矣而以其嫡母洪孺人之銘委予予謝不敢午坡公以才名雄海內予所畏也乃使執筆

顙頫其間不亦冒非任而忘所畏乎申卿再拜言曰知我者於海內惟午坡公於家惟先生今父母終事不得一言是無以明不肖之受知於先生也潛軒公非華嶽與弟喬嵩無以衍石氏非孺人無以有嶽等孺人之德在嶽等與所自出之母其功在潛軒公與石氏之宗先矣孺人歿華嶽僅七齡已知哀思哭泣今長矣不至無知識飲食坐起未嘗不思思未嘗不涕出華嶽雖六七齡孺人已預待之云異日當如何今尚如此也無以報

重賜慰遐靈惟使其氏行一

娃名賢之筆庶其有以慰

也華嶽亦藉以為報矣予愧不敢當而不忍辭其意予

觀風人所詠葛藟勉治服之儉卷耳明審官之志蘋蘩

敬祀事之修而其德在於關雎盖其反側憂思求窈窕

之女以佐君子為之琴瑟鍾鼓以樂之所謂不淫於色

無傷善之心是為婦人之德而首他行也江沱之媵有

不以之悲小星之御有宵征之勞然以際後悔之恩沾

在公之惠猶歌之以為美而删詩者列之二南亦足知

有德之難也世衰俗失教不及於婦人有如孺人絶去妬媢歛已專居以安諸侍之凳篳使薦君子慈和委順卒見詵繩雖位分儀等與風人所詠不同亦娩有其德矣他行不著固可知其槩之也如孺人之德而使當上世之生逢能言之媛必有播於聲歌而埀之無窮既其不遇則亦安可使之不一出於子之筆也哉孺人生成化己丑四月二日生五十二歲而歿為正德庚辰八月十四日歿十八年而葬為嘉靖乙巳正月十二日銘曰

毓名族翳洪氏家仙嶺越百禩父敦素雄于里選所歸石之子恭為名敬夫字蚤業儒晩不仕家既落中復起衍其遊居無悔胡能然内佐以饋職共絶情侈仁且惠克具美椎厰最不妬忌蓄他出覆由已逝不泯受多祉子華嶽譽髦士如圭璧礱四邸纚緼藏待薦侑喬與嵩孫戯齒梧竹間鸞鵠跱椒條逺初卿耳考吉卜辰良只從其夫令終始鏤貞珉告勿毁世嚚昏尚視此

張母黄夫人墓誌銘

故樂平尹張南溪公文應既殁祀於學官而鄉之子弟謁其家廟之寢因得拜公之配黄夫人於時年六十有八矣色莊氣溥容止不曠語某曰南溪公平生所友慕惟王一臞先生所敬事惟李尚寶公耳今得與王先生偕祀知其歆也但愧先於尚寶耳尚寶公名源世所尊稱竹坡先生曾銘南溪公之葬者也已而李公亦祀於學某閒居以其所學於古者時時為人講說夫人長子達甫君好聽其說夫人聞之悦勉使與余游無倦自余

為人言學大蒙羣口訕笑多名為士者彼誠鄙薄顓陋不能通其意也而夫人知以勉其子夫與當世之賢者相尚以義而與其為學者相講以古皆有偉丈夫之所蔽而夫人所以助其夫督其子者如此豈婦人之智所及哉逵甫與弟厚甫並以文材知名逵甫猶為學官弟子厚甫僅舉於鄉人皆歎其屈夫人不以閔其子葢知其足以有立而必有待也二子常以不給於養為戚夫人顧謂曰吾從而父為令力足以得財而以貧終其身

是吾安而父之介也今乃以養故戚而輩耶居常儉衣
菲食以自勤如舊處約絶不以撓意遇其有時人方以
急來歸己者輒為之出至無所餘其後不復銜以為德
也接撫内外宗姻之屬無老少親疎不違於禮而恩意
有加其懇惻咻㖃於人如恐不及而斂飭端一動有儀
法雖懷附依戴未嘗不式其肅也南溪公没持其家法
益篤老而不懈女子適人多顯者所出男子日以盛長
夫人以慈誨為之尊不獨其齒分然也愛其庶子天紀

甚曰是其母巽而子少吾愛之宜加於南溪公之在乃如公之在耳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己酉屬疾候者環侍夫人力視之曰時至當去徒哭無益其為送我耶嗚呼何其明於志而不亂於終也葢年七十有一卒之明年十二月其子將奉以祔于姑而合南溪公之域窆焉哭而拜語予曰天衢天叙不肖謹身力學庶不殞先孺人之教顧窮阸坎躓未有以顯先孺人也惟孺人之行宜有以述以其存勉不肖以聽先生之說令其粜知欲

得先生之文也某游于達甫兄弟而聞夫人之賢詳矣於法應銘其可辭銘曰

寶林之岡賢人所藏惟其配之其德與方

筍江潘翁暨配方氏墓誌銘

翁潘姓名泗德教其字娶方氏高祖仲弦曾祖文顯祖永貴父世瞻皆不仕世瞻生子四人其季翁也翁生於成化丙申生六十有三年而卒為嘉靖戊戌方氏後翁二年生而先翁五年卒則為成化戊戌與嘉靖癸巳也

子二人實寬實早卒而有子女各一人寬六子三女子皆使讀書其長者多為學官子弟潘氏之世將益大竭力盡志卜地甚吉作竁甚固以葬父母者寬也葬之日為嘉靖丙午九月二十八日墓在南安縣二十都月半山之原坐戌而向辰未葬前一月寬持吾友尤見洲君狀且介尤君來乞銘予少時與實同學舍從師雖未定交然追奇其才而早死意常悲之潘氏之世既大子女聘嫁皆名家與予家相聯綴呼為姻戚寬能卑身蹈禮

以見於予其詞甚愿而怛惻予固不能辭而寛之詞有
及其兄實者曰以亡兄之志使其在必得志力足以累
公今雖已死使其有知亦必以是累公也予聞而益悲
益不得辭而翁有二女其一以歸陳紫峯先生琛之介
子紫峯以德學自髙於俗寡好顧甚好翁不獨為姻婭
故使紫峯先生在固當銘翁是翁終必得名筆葵也予
文烏能固辭既志之如此併為論而銘之銘曰
予觀世之有家而興者莫不有賢夫婦焉盖鮮有偏舉

而能獨成者也若潘翁與其妻方氏亦其人已翁性坦夷喜施而方氏警慧度事出費翁善為不疑方氏巧於前億其於一家之治相勞於初而偕享於末兩勤以積而並食其報如麃蓘之必獲崇叱先俟而後收不爽厥謀良亦賢哉且非獨兼舉又有相濟之功焉夫嗇而無散則人莫之附然多與而不節將有難繼之憂好猜而不情則人莫之任然過信而無權將有易欺之患而潘氏夫婦各致其長以力於生宜其少敗而終成也是二

人凡民也其用之一家小道也以予論之如此豈不有可觀者哉

淑閒吳氏墓誌銘

嗟乎世衰倫廢而兄弟之恩缺人各有心彼此乖向如張騂角之弓翩其相反豈獨其人之罪哉亦敗於室中之多搆釁於慼而害其好也雖以姜肱之篤行繆彤之至性猶不能無畏於是況他人乎以吾所見鄉人兄弟之篤如尤懷璞公琮與其弟璋衰世之僅得者也今得

其子麒述其母淑閒吳氏之事行而知尤公能友於其弟蓋有所助云淑閒尤公室也善順其夫曾不以意志相違異非徒色語無忤而已尤公兄弟共炊而食自勞其身轉貨浮巨海出東方甌駱鄮甬之墟授弟其柄使握家政淑閒盡斂公所轉贏金與他財物置篋緘以一鑰持鑰壯畀娌氏使恣出入不問其何所為也方其豐時一門衣食饒沃獨儉已為倡不以共財故有所溢費以自快其後尤公轉貨漸折家無所入益困淑閒未嘗

貌愠或追過豈時誰所出入有不實也故尤公於兄弟之好終其身不敗淑閒尤能事其姑而迎其夫之意自買妾以侑其寢生子麟撫之如麒麒於某友也故知其母之善確而不誣於其葬來乞銘義不能辭況其善可銘也乃諾而銘之淑閒生成化丙申年七月初三日卒嘉靖壬寅年十一月初五日年六十有七而以丙午年七月二十八日祔于尤公之兆其子孫生出兆域背向吾友莊君采志懷璞公之葬具矣銘曰

分割以為能家離間以為善內教不行於中閨習久昏於此世胡不視乎斯人庶有洮而知悔我銘其幽其貽其誨

冠帶散官涂翁墓誌銘

由臨漳門西出曰筍江闌比闠聨突烟起於屋霤東西行者騎躡蹄輿戛轂有橋翼然橫江如垂虹飲漢縱東西以達其興𣏌繫人利病可覩也每橋𣏌首事鳩財以佐官名役使𣏌者治行者不病役訖螭拏龜蹲戴穹碣

以記不忘鐫題石後曰倡義董役者老某則涂慄齋翁紹也歲饑人餓瘠道死官為勸分聚米煑粥活之出米多受獎則又涂翁也縣官度經費不足懸格募人出錢計其多寡予散官大小以酬之人皆惜錢莫肯應格佐縣官勇赴不吝出錢多得予散官七品給賜冠衣以别鄉人則又涂翁也翁本由貧起富以畵發貲度事出費不妄捐一介至所當為能不嗇如此戎籍有涂伯堅者不知誰姓户已絶名猶繫籍中仇人指以誣翁之族曰

是為佰堅之涂當勾丁應籍以從伍族人咋齒彈指相視莫知所為翁跳身獨出鳴于官仇故勁敵不肯服淹三歲乃決費至數百金族人未嘗捐銖髮其不嗇於所當為此尤著可記也晚歲自營葬地于槐市山之原或謂翁康彊無艾胡遽謀此子孫多而材何至自為此翁應之曰恒言人生百歲然世何嘗見百歲人即百歲亦必死吾之為此非憂子孫不能葬我所以曉世之不知命者自是盡棄生事以產業分其子留田數畝衣食其

中節縮移用寬然有餘意怡如也老而耳目聰明形氣不倦比卒猶炯然悦豫無呻呼砭餌沉綿枕席之苦兹所謂以天年終者予嘗與其孫思讓游思讓來乞予銘以葬曰吾祖也賢翁之子溥孫謹夫復因友人求通於予來趣銘曰吾父祖也賢其急於不泯其親而知所託以盡其無已之情事世之庸子頑孫視之良愧翁可為不没矣予既不忍拒溥等之意而翁之賢有可思者故諾其請銘曰

時所謂富者以纎細致鉅美深有味於細也有寧死不苟擲一錢又握利權久目營足赴惟恐有失如沃漆涂膩終身不能釋去貧苦日長而富者患歲之促聞人言死掩耳不肯聽翁皆反之兹其所以為賢與

廣東巡檢涂静軒墓誌銘

予一日從游野外至窰市登所謂槐市山者岡盤隴逗茂林繁薄之間有城佳哉後墓而前廬直欵其扃入門門内闥外植石為表題曰涂慓齋翁壽域洎子静軒公

之壙涉堂歷階主人深衣練冠而出揖乃予甞所與游

涂君思謙益夫也予曰君之親葬耶乃倚墓廬而居也

益夫曰未也吾祖卜兆以待曰樂哉斯丘冢子吾甚愛

之又長也不宜遠我死則淵也從我冢婦米氏從吾妻

葬焉淵先人之諱而號靜軒者也先人歿十年矣以吾

祖之命不敢他葬以吾祖之存而不忍前葬也謙也聞

之未葬服不變而吾祖之存也故為是衣冠以處手植

墓木日護月撫見其茂長躬治堂寢朝奠夕除勿使穢

蔓所以用勞於吾祖而致哀於亡父也且亡父之志有甚足悲者父少魁岸負竒氣不樂為齊民期以功名自顯閉户讀誦窮日夜不輟至懸髪屋梁以警睡其自苦如此然輒試輒黜慚沮發憤怒罵擲研裂卷棄去從掾史得一官為廣東梁家沙廵檢戴冠束帶歸拜親於庭下意殊歉吾祖望見冠衣儼然官人也為發笑見齒父始稍降慚憤曰亦足博吾親一笑矣其為梁家沙及再除神安鎮譏槩非常之外不邏索人一錢曰小官何足

為名聊以明吾本志俛而就此者不樂爲齊氓耳非汨

畀冗以年纖細者也晚學爲詩不甚求工解亦以自别

他掾事刀筆而不曉文墨者尤破去崖幅好傾盡與人

爲歡若恐人知其爲是官然此其足悲也予重益夫之

詞有禮而能言其父别去踰年而益夫衰衣倈門容慼

詞哀拜而不起曰吾祖與父今將同歸於此土矣吾父

之志不能以儒業顯卒由掾途知其抱懈憒以至沒也

思譙不肖又無以發光人之志而慰地下之知惟得大

人君子書其姓名納之幽爲足以塞其慙而蠲其憤日夜念此至熟必以累先生矣且辱志吾祖之葬敢并請乎不得辭乃一日而銘涂氏父子兩世銘曰

瞻彼墓矣其佡而碩形魄沈墨維此之宅瞻彼廬矣旣覷且欒魂氣清揚玆游之鄉神之游斯父前子隨坐耶立耶僾乎有儀其呼其唯豈曰無知式燕爾後惟慈及孝麃蓑寘勤滅裂匪報視此銘詞不尚有詒

居易黄處士墓誌銘

公名鍠字允諧别號居易少嘗有志於仕矣故以舉子業游邑庠其業不以趨時而以適己進退得失不攖於心卒以棄去見者謂為鈍惰困於材力而自止不知其好有所不存也所居不離家室而非溺於内行不越市肆而無所求於外世之所謂聲名勢柄通顯芬華瘁身殫力爭攫惟恐不獲決性命而不止者皆無意於其間頽然自放以酒為娛足以畢一日而已日畢一日以至于老族姓尊卑長少鄉人貴賤賢不肖與之偕無不盡

意有酒必請公飲飲必為之醉醉中無僣忒之容游誕之語容益醇語益真以酒飲公者見其如此以為意愜曰與人接而無有一人怨斁亦無剌剌娓娓為厚者於機變權數漠如也予嘗愛莊生醉者墮車而神不傷之說然彼所謂全於酒者喻也如王無功阮嗣宗之流誠所謂以酒自全者彼猶有所托以逃其跡而混其不能平之心如韓退之所論非真有得於酒者也以其材氣之奇傑文采之超卓有聞於後有逃世之名而亦有敗

俗之誚公渾然愉恬不斵其真名誚兩泯𪇆蘖之旨真

為我得豈不全與彼奇傑趠卓者又何羨也然使公之

才氣文采有以自振必且騖於世之所爭而天者且不

得全是則人之所不足於公者乃公之所不欲也公姓

黄氏其始祖真為元司令自朔漠來籍於泉州之南安

縣高祖妣保曾祖光生皆不仕父傳為寶州判官公其

第五子也娶王氏某之姑先公卒吾弟惟中銘其墓繼

娶余氏亦先卒再娶許氏有子六人苞苗蕚蓮藻荇女

三人苞蓮蚤卒苞娶趙生守敬萬娶潘生守禮繼娶洪生守貞守大女長適張視次適陳拱宿三適蔣廷塤皆王氏出苗娶陳生守謙繼娶徐蓮娶王無子側室陳氏出藻聘蔡荇未冠繼室許氏出生成化戊戌正月十六日卒嘉靖乙巳八月初一日而以丁未十一月十四日偕王孺人葬于二十一都王山之原而余氏合爲銘曰來則寓名於生去則取號於死有所謂寄於此者方歸於彼胡去之悲而來之喜惟其生之不憂庶其死之無

悔

雙泉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諱希憲字思狷其卒且葬而君之配石氏先卒葬于縣之塘尾山至是合焉君有子四人賢而知學者曰春芳續芳皆庠生與余游將乞銘以葬君卒嘉靖丁未正月五日葬之日爲三月九日几筵之奠未徹也二生乃屬其叔思和君來道其乞銘之意甚悲余方以不知死者爲解已往弔二生頓顙於筵側久而後起哭而言曰

徵先生之銘孫等其無以葬吾父余為之傷許之於喪次歸而按思和君之狀與余所聞不謬可信也君性豪爽敏辨有口居衆人中遇有所談衆人方諠君談脫口諠者驟息以其善適機黎人莫能易也君敏如是顧善為韜藏周慎不欲以所長加人楊姓著於州而君父楓山公為德國左相君固不為張出入居處絶去宦家瀋飾宅臨通衢車馬塡軋獨宴處一室往來徵游紛華漠如也相國公在官所宅門長閉升其堂闃若無人或竊

從户隙窺之徒見一榻偃仰旁無侍者以此終日晚營楓山别業侯相國公倦歸屋宇締搆整而不麗草木藝植有列日游其間與人益踈而庭内事無纖鉅皆出意畫錙銖不漏一布袍數十年非敝不改爲食未甞肉也非惡非徒爲愛其微旨要以貽後圖永使不近於靡敗肉食帛衣古所以奉高年輔體悦口之具雖庶人得享之而不爲踰也君既老猶然諸子竊制美饌輕裘敬進之固屏不御曰吾性固然至其資諸子游學交聘之費

與接賓客治祭享未嘗不豐其好義急困時有所捐予不為齪齪顧吝有世之富者不能為也其自言性固然固性然耶昔相國公以經學名一時蔡虛齋先生高弟數人其一曰楊孟洪是也君既以疾不能讀父書居常愧焉因以父書授四子而二生獨賢能讀相國公書君益資遣使就時師之能為虛齋學者二生文聲日起學官高第弟子名二生君意不能無望二生宦達當身見之以為榮然知其有時亦不戚戚也二生所為屬銘於

余其意不能無恨不及當君之身宦達痛無以顯其父
而欲有所託也然君行年六十四而有四子二女四孫
長子三子二生也次子庭實末子庭楠雖不讀相國公
書並謹愿有家法壻孫振宗邑庠生名與二生埒王夢
周宦家子居人世而情事如此其卒宜無不滿意而思
和君而速銘又謂余曰兄陳宜人所出麟母王宜人兄
繼母也兄事之如實出兄愛麟如實同出令其死不獨
麟有喪兄之愛王宜人尤抱亡子之悼也嗚呼君於内

行如是尤宜銘銘曰

盈以為虧損為益維天之常百不失去盈之損君之德厥後將大斯勿慼有如不信考此刻

陳澹齋先生墓誌銘

陳氏有姓於晉江自其曾祖順從外家徙通州而籍於泉州衛其始著籍從所壻之家為武氏順子二人長成由千戶累起戰功為都指揮僉事次忠以文學高等為學官弟子忠生錢塘教諭恪軒公寧勉義有德為賢師

儒歿後諸生思其教請祀於學教諭公生歸安知縣朴
齋公及先生歸安公與先生始反其姓之本為陳氏陳
氏雖徙未遠都指揮公以壯畧英特開閫全閩錢塘與
歸安公及先生以儒業褆身教家陳氏遂望於泉陳姓
行方新人稱之未習泉人口熟猶多言武氏云陳之為
泉望不獨門閥尤以兄弟友愛名其家公從歸安公學
事以父師終其身歸安公先五齡耳鬒髮差池斑白相
亞於行則隨於坐則侍唯諾肅如也聲柔氣下竟日不

見齒進退視所謂不敢以意主久速見者始怪為矯已見其造次無變迄老如一日感慕以為不可能嗟嘆內愧而已趨其兄之事必在己先視其兄子之疾休必在兄後佐其兄治嫂與姪之葬謀吉卜善必勝於自葬其妻歸安公罷歸善殖產貲髙郡中先生舍內常空甌儲瓶當蕭然自足無幾微望其兄兄亦樂其弟之甘貧不益以財以恩其趣時人兩賢之事母張孺人尤謹旦暮起居之適衣薄厚寒暖飲食溫清多少所宜以志逆為

之節無一失所欲每察色笑得意向不待聲之及母固
愛少而先生尤懼其心嘗潛行覘先生爨廩庖庫欲得
其所不足以謂其兄先生輙曉所行行輙從曲為有餘
以示無所急孺人竟不得所言事姊如兄喪之哀甚竭
其情歲時甥祭其母先生當期而往久之無所解兩女
弟皆為士人妻愛其士人如弟先生既好學二士人皆
有文而又女弟夫也相與懇欵特至偲偲怡怡有知其
為兄弟之姻者怪其似朋友但知其為朋友之好者又

怪其似兄弟也諸甥皆才事其舅加於母之存二士人皆繼室咸中之先生之家十九而一之繼室之家盖先生所以感之歸安公生徒數十人多異才先生常以文最其列器於兄甚同學咸伏無譽弟之孅累試有司無所合頹然在後生間頹不樂而值東宮霈澤賜諸學官弟子高等屢試不第者冠服復其身先生欣然曰時方違我我且舍時栖栖乎何為榮君之賜而老焉其可也遂蹈舞受詔拜賜歸安公勉之不能止既隱不復著賜

服婆娑巾屨歸安公每命之服先生曰負恃所有而不榮君賜是士也驕吾不敢果以爲榮而忘吾故母乃陋乎歸安公嘉歎之先生於兄有違者勉之使不冠服而冠服既命之冠服而不冠服然兄不以爲違也先生闇然修飭無事皎皎褖衍之爲光暉内映於世之紛華澹如也故以澹名其齋家人未嘗聞疾聲呵譴不至於臧獲謀於人不隱所長施於人有不答不責其稱與人交能敬久不爲衰才智出己下者尤貶己下之其有顯者

不為曲降有所求也為善以足其性而已深自覆匿惟恐有知其學深於古其才足以有為於世世皆莫之知惟孝弟之行以其積而不可掩雖重為覆匿卒徹於聞昔孔子論士以宗黨稱孝弟者為次然列士之品三而是為之次顧不難與先生才守既以不遇又匿不自著某獨述其孝弟有聞者以志先生之終嗟乎是亦孔子之所謂士矣不亦難哉先生名尚謙守正夫配莊氏生子諤娶傅氏生子元孫女二人長適朱沒次歸某封恭

人劉氏生子訦娶侯氏生子英孫妾劉氏生子詢女二人適庠生林盅明其一尚幼生於成化癸夘十一月十二日卒於嘉靖甲辰二月二十三日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三十二都徐倉里之原某為之銘銘曰

有衣於此褧其表而繡其内觀之者以為無有而知之者以為晦其可得而晦者晦矣其不可得而晦者益章於外惟其晦之而益章斯吾銘之不愧

莊孺人墓誌銘

澹齋陳先生之配靜順莊孺人以正德丁丑九月八日卒年三十有二嘉靖壬辰日長至澹齋厝之東郊皇山至是其子謌啟封奉而合澹齋之域葬焉莊氏之先有官少師名夏者以文學論議出入兩制為宋名臣始自永春徙晉江賜第建坊御書其額曰名從今其坊圯而故宅猶存人目其家不曰宅而曰府以尊異之世次冠紳承代不絶於宋元間入國朝贈文林郎大理評事公士明孺人高祖也廣西按察司僉事公琛曾祖也德慶

州判官公楷祖也安陸縣知縣公熙父也莊氏世詩書
安陸公清約恬慤立家有禮孺人習其教不近於驕華
其歸澹齋井臼饎爨滌浣之事必親不以生於貴憚苦
不堪也慧敏足以輔家政澹齋内外事謀於室嘗獲顧
未嘗自以為儀有所適主可否取與也於内外事微夫
之命不敢行澹齋性孝而母張孺人嚴孺人在姑左右
聲色無所違姑悦其敬順謂子之能夫也勉而事我久
之益篤未有難者悦甚曰是婦之孝也其性與及其卒

夫哀其無助姑哀其無以事我者哭之甚悲澹齋求續室事者於媒氏必問曰如莊孺人孝謹乃可求久之卒無能如孺人者澹齋竟以無室終其身澹齋之不室非以為思也然以求其似者而至於不得有室則孺人之賢有可思也澹齋嘗為某言昔先大夫以某之名通於陳以求婚澹齋謀諸孺人曰觀王先生之端亮明剴必能教子其子必材澹齋決於其口而以次女許焉蓋先大夫與澹齋友孺人竊從屏間聽其談辯知之耳其慧

敏足以有輔推此可觀也令其女以夫貴屢封為恭人

而孺人不及見已孺人當葵吾恭人以足疾卧不能與

祖奠流涕沾枕席頓首於褥閒以屬予曰其為吾母銘

予壻於陳聞孺人之言信可銘不獨以吾恭人之痛也

銘曰

不偕老以穀而同穴以宿穀之短而宿之長彌百世以

偕藏魂乎寧此其勿傷

王室顧氏墓誌銘

吾季父少渠公持家甚嚴家人於事不白不得行雖細碎亦然某以諸子從容侍公問曰大人不勞乎公愀然曰惡有不勞顧久習亦忘矣然孰使吾如此習者因泫然垂泣曰而叔母之在吾日與相好者遊越宿踰時而不還而門户啟閉不失節臧獲有職不惰食親賔歲時吉凶之好問贈賻輕重豐儉莫為之制輒得吾意客在堂當為酒饌與樂吾坐不起語傳入内頃之具治客必樂而後去有内如是吾雖欲習於勞惡乎而習之今雖

欲不習惡得而不習因揭其室謂某吾與之作是室也所知者材木之美惡工力之怠勤而錢米出入之數勿庸知也嗟乎孰使吾如此習者而惡得不念吾又有愧焉始吾為舉子業功倍而事左志苦而命仇吾方恚必有美詞吾且倦必有戒語吾為之慰且激恚不至怒倦不至廢今吾老而休矣其歿雖久慰激之言猶可記愧負其意也葢吾叔母歿二十五年其子敬中始克贊吾季父治域於錢埔山之原而卜嘉靖丁未十二月十四

之吉以奠涕泣請曰母歿於癸未五月初七日敬中生五年耳既不能知母之事行學而未成干時而不遇又未有以為母榮敬中其為不孝人矣吾兄其哀之使吾母有聞也叔母之歿予亦少然以季父之言如此夫其佐夫之家而其出用當於事勉夫之學而其處義徇乎命不謂賢而可銘乎叔母出顧氏十七而歸吾季父經三十三而卒今少司徒顧新山公實其伯父宜得其重以為藏老不志少尊不志卑禮也於是司徒公為告土

以奠其窆而某銘其藏銘曰

其夫之思其子之材姪也銘之無年乎奚哀

遵巖集卷十二

遵巖集卷十三

明 王慎中 撰

誌銘

張禾山公墓誌銘

予昔以試事使廣行掠清遠程鄉之疆問為邑可記為誰莫不曰正德間張知縣賢莫能為其後予異其名記焉及以叅議至江西入謁張公也貌莊而不矜笑語豁

宕矩法肅如問所以治縣使後莫能為如何公答以心誠在民隨事盡力耳其所為發擿伏隱撫兇誅慼方畧人驚為神遜不言也顧長者不敢質叱訪其居環堵蕭然雖以貴體苦約如寒士遇鄉人恭而情素披見勉善諭非如己得失南昌人言鄉先生之賢又曰張公也予既閒居一日公之子祠部君自京師寓書山中曰先公將葬非先生銘不敢葬予發書涕出公其已矣聞訃不及𢖍不能寓弔敬按其弟大理公鏊之狀叙而志之公

名卿字敬之高祖希孟曾祖簡明祖英賢世以愿朴濟
至封主事公益喜儒業生公與弟鎰錢及大理公鏊張
氏有姓於南昌徙自臨川百五十年無顯者及至以貴
封其父記為主事教其弟與子皆貴大理公德學為當
代名卿能狀公之行事以傳子緯以問學清修為禮官
有公輔之望又資二仲弟使各以其勞力取官南昌言
氏族張氏在甲乙其前亢後貽由公力也公始為舉子
學以講究歸趣為主文能達其所言而該洽羣書尤號

贍博張東白先生一見其文異之曰英賢有後東白於
公之祖友也督學邵二泉公試寘高等辛酉舉于鄉為
親謀禄以壬戌乙榜銓授岳州訓導正席講難士駭所
未聞異舍及外庠士皆相戒來就張師講舍不能容作
為講義使博寫轉相授其教不專為課尤約以禮法躬
自為率及公門者多以知名擢知清遠縣清遠最號難
治公至即罷絶餽例示不可撓剔求縣蠹獘盡得其根
節穴竇芟伐掃窒豪胥黠吏咋舌不敢動厨傳不飾賓

至使無饑而已賓亦知公在邑非惡自苦不敢他望或有起敬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倚總督大臣中官勳貴之重狐託邀索過他邑張甚入清遠界加肅公以例給之公人亦自喜曰謹如例省費視舊十八民有賣子輸均平錢公出俸贖畀之罷其輸邑故置廠榷鹽奸商往往匿詭規利公受檄視榷與爲期法毫髮不得漏羣訴臺史幾以撼公公不爲變商卒不得售奸軍餉倍增興學教士獎誨有方每值倥偬其爲諸士談經校藝輒盡

所長觀者第見其暇豫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俘獲日至而盜不衰都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妝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清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得怨歎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固閉公名不敢迫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玉饗公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玩侑千金爲壽

公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當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牛貿田器爲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其黨伏拜曰願如公教棄刃狼籍呼聲喧谿谷爲留一月夷保寨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目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發則以計縛之便得民戶不夜閉省刑

薄斂諸所綏附如清遠而誘督士者以問學尤加意雖新民子弟多彬彬向風矣以政最拜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名法綜練明而能斷同官多從公咨議一時以為法師有大刑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能決而公遇事好諍剛侃不阿權貴無所得請積有忌者遂致其官歸空囊至家或為公不堪公慨然無愠容然公教一郡令二邑去皆見思尸祝不廢事在名宦之志即使都大位饕重禄尊顯膴厚而無稱於時所得孰為多少公性

至孝自始學以至宦歸事封主事公及妣安人某氏隨力豐歉養必竭情立家以清儉詳厚為法而婚喪葬祭必考於禮子弟遵之家法名於郡中年六十有七而歿子長統金鄉縣丞次綬太學生季祠部君也女適諶騰起王緝曾一鳴孫男女九人公之既歿大理公方以叅知旬宣嶺南清遠程鄉之民羣走叅知庭下問故舉聲哭退而哭於其祠盡哀祠部君始為主事聞訃於官岳州之士在都下會哭主事之筵人孰不死孰如公死而

哀嗚呼是其可銘葬之日為嘉靖某年某月之吉壙在錦山之陽銘曰

世降材難吏失職維縶手足窘覈纆寄權胥吏若廝役居常茫不措一畫况仍凋荒乘盜賊有以口舌代芒鏑片言脫口萬甲釋呼還流亡起枯瘠生蕃殖阜出俄刻孰嬈厥績監在昔膠東渤海舍誰匹後欲論著存吏則有徵其不在斯石

張孺人墓誌銘

貞順孺人張氏趙府長史徐浯溪公榮之配也嘉靖甲辰六月二十日卒其子用賔以戊申十月十三日葬焉而與浯溪公合徐公有美才氣韻絶羣失當事者意由南京户部主事出為長史於趙府恚不欲往公之父長者愿而謹以問公是官吏部注擬誰與命者公曰固上命之耳父曰而欲不往得毋不足於上命耶公憮然行是時孺人屬疾蘭然卧褥間度起無日能不以舅之言為病已尤力自忍約於隤綿惙苦之頃不使少見懼夫

之行因己濡繫而不勇則為替父之教而歎上之命夫其無崇顯之可懐與膴厚之可頼而不肯以甚疾見危以濡其行誠知命之難廢而教之不可渝也汝墳大夫之妻貴為命婦而躬循防取薪之役非徒自執其勞將以明君子之賢而處勤勞之職為非其事知其君子甚勞猶以孔邇之父母致其敦勉之意欲其念之而無得罪雖出於憂思之深而所以勸勉之者如此其正後之講者欽其志遠而義高以為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詠

甘心首疾專於情感而乏德義之誠序其詩者以爲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然而托伐枚以譏職斥如燬以詆政尚不能不爲其君子怨而彼其别也靡甚戹之疚而有既見之望而其思之猶亟於調饑由是以推而知孺人之行信可賢也浯溪公少有文早舉于鄉得第獨晚凡七上春官馳驅往來二十年間孺人多獨居無杕杜之傷伯兮之疾其於事上畜下男室女家爲之具適其理敬而不葸慈而不狎侈不病財儉不侵禮非獨

能勉其君子尤有以助之使無顧於後而樂於在外所以攝其君子而為於其家若出其意誠其自為之而皆無以易也嗚呼又可謂賢已某稚時實從浯溪公受春秋讀而與孺人之弟天衢天叙為友因得拜孺人之父母南溪公與黄太孺人孺人之子娶故尚寶李竹坡公女又吾母太宜人之妹也今其葬某宜為銘銘曰

惟婦能閟其懐之恒猶列於詩以發乎情閟且能勉維德之行厥勉其外孰治其内其明其翼儀德克對有傾

碩人其善靡悔最厥令美于風有光令其潛矣孰圖其彰媿詩以傳有銘者藏

贈惠州府推官李坦菴公墓誌銘

今制封贈之典雖不間内外然從宦於外者十不能得一循沿以為故常仕者病焉近歲建安李公默為司封始議釐正外官滿考而功狀明著即以予之如京官於是得者十三四某待罪司封又申議行之益廣自余為司封未閱歳而奏上外官之宜褎贈其親者殆數十人

皆得報可始余申前議謂是亦所以答外臣之勞慰其為子孫之思而均天子之澤於無間顧未思其為親者之可封與贈如何也以今為吾友人李靜甫君銘其父坦菴公之墓而有感焉夫因其子若孫之勞念而答之而以其子孫之官命其為祖父者烏有所擇於賢不肖要直以為恩耳蓋亦有賢而可封與贈者焉固議者之所不及而制之所不得異也李公所謂賢而可贈者也嘉靖二十七年某月李君以惠州推官滿考上最考功

署其考曰廉謹明恕司封得考功所核功狀奏以李仁父李弼贈惠州推官任氏封孺人制曰可於是距嘉靖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卒葢八年矣李君卜西安埔山之原以二十八年某月某日葬焉題其阡曰贈惠州府推官李公之墓而來乞銘墓之文李君始通仕籍佐郡理刑以廉明受寵為其親身後之榮某為銘不可不侈其慼以昭上賜而坦菴賢者也故既詳叙得贈之由而復志其所謂賢者公於治生常執義以馭利其斂

癸舉廢與人同計而所入獨薄葢義不為巧求險取不知者徒見謂計數不足公曉其然則推而委之於命以混於不知者不欲自章其為義不富也其用意如此雖其不足而好憫人之急其濟賙所及充其分之所止與財之所得為而已無越思也與鄉人居退然自約不敢以所能加人其開敏强幹亦莫能掩爭者來就決面譏之以其非是卒不得怨而以事即謀者畫其然否授之後常中也所居面學宮每誠諸子曰室休庭立常有宮

墻在目無待出門睹其巍煥然乃起敬也視諸子讀書旦夜課業必得其多寡生熟之數為喜怒勸董之節啇口腹蔬食自充而已至其子所與游有文學氣誼交勉為益者輒自撰具食之如恐不飽不難為費也故其子皆才長惠州君也其次敬素貞業素與業皆為學官弟子公字世伯父崇景母丁氏皆早世公以孤幼起家竟致昌蕃教其子有成今其歿名在司封詞臣撰其美以賁之幽具有位之儀物以葬其亦可銘銘曰

滅裂之耕亦得其報匪狩匪田孰牂生與勤修于寘厥獲孔昭躬之未逢後則可要其要伊何君最臣考曰胡有子有生可教煌煌命章以錫以疇其發雖遠俾克有耀維命不偕孰謁孰禱我銘斯幽維以為告

池州知府曾嶃溪公墓誌銘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臺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為臺諫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公名冠

卜以己酉十二月十九日奉公葬于蓮湖山之兆與蔡

孺人合而來乞銘其大母公之姑也公少孤吾大父確

軒公撫之猶子使與先大夫封吏部公同學猶兄弟也

比公徵為給事中某方為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

吾師也其罷歸吾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

於古人有所尚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

公少而力學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

心好善君子也公卒踰年而宗孔舉男比亦足以葬公

矣銘曰

視白以爲黑題玉以爲石處權履勢者不勝其私而決於欺昧之臆其本心露於微明安知不自悔愧而刻責彼秋浦之氓言固昭昭而不忒況爲邑之所留已崇祀而血食退論行於家邦亦千口以若一伊蒼蠅之加點初何損於瑩質公平生之百休惟兹事以爲惻故反覆於斯銘告玄堂若皎日庶乘化其無尤閱百年而寧䰟

林沙溪墓誌銘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
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説下教有
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奬人以文林公善以和
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
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
廢歷官至户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
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為御史時有論事之旨持議者
不覩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慝恥為辨竟廢然以

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耋倪有哲有愚皆相弔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為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温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為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

行內修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為
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
宜褒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為不法而外飾小行
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
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偽而與之使益為飾以
自蓋匿或不遂為逆即使為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為之
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燧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衆
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為公罪其所

為陰壽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為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為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為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為壽論捄御史范輅被逮輅之逮宸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事絀其邪心顯與為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

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為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句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携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内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為奸狎玩重賄無所愛公為御史閉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為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

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茍為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為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為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葢年八十有一康彊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教孝謹不惰修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佐公為學與入仕能

卜以己酉十二月十九日奉公葬于蓮湖山之兆與蔡孺人合而來乞銘某大母公之姑也公少孤吾大父確軒公撫之猶子使與先大夫封吏部公同學猶兄弟也比公徵為給事中某方為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尚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子也公卒踰年而宗孔舉男比亦足以葬公

矣銘曰

視白以為黑題玉以為石處權履勢者不勝其私而決於欺昧之臆其本心露於微明安知不自悔愧而刻責彼秋浦之氓言固昭昭而不忒況為邑之所留已崇祀而血食退論行於家邦亦千口以若一伊蒼蠅之加點初何損於瑩質公平生之百休惟兹事以為惻故反覆於斯銘告玄堂若皎日庶乘化其無尤閱百年而寧魄

林沙溪墓誌銘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奬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賓鄉飲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為御史時有論事之旹持議者不覩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慝恥為辨竟廢然以

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為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温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為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

行内修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為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為不法而外飾小行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偽而與之使益為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為逆即使為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為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燧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衆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為公罪其所

為陰壽旣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為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為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茍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為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為壽論捄御史范輅被逮輅之逮宸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事絀其邪心顯與為拂顱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

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為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句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携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内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為好珍玩重賄無所愛公為御史閉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為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

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茍為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别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為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為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盖年八十有一康彊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教孝謹不惰修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佐公為學與入仕能

以勤資其斂以食養其廩始終一於敬順無誶言疾色以犯公指知公欲悅繼母事姑彌謹撫諸幼叔甚慈比長皆為之娶而接其室甚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沒公遂不近媵侍所以致其思也公喜飲酒不為嗜味而嘗以寓意扺興於人無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為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詣諰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愧人雖銜杯度曲之間尤有至

者嘉靖庚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葬喪三月而葬禮也公子弘守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謹其禮而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微王道思之銘勿以我葬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仕日淺其志不大見於施為人以過廢惟化服于鄉其功有踰於在仕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必得予之文而後葬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葬獨論其善鄉之功於公之過見其為仁者尤深切而諄復焉銘曰

其爲玉矣以纅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爲美而斵者反是之指既不克薦櫝而藏之乃終以無毀玉固無意於爲薦與藏人徒妄以爲玉愠喜誠爲玉者謀薦則斵而藏則全亮不爲彼而爲此

丘母彭柔正孺人墓誌銘

孺人始歸爲丘履素翁之妻孤艱多故未知所以自存況其底戍貽昌如何也比其卒而壽至於七十士之賢而有文者來哭其殯共議其誄德之謚曰柔正其葬從

夫之兆而其子賢實皆材且有立有養中養誠養素養材為之孫孫之子從曽從周從文從禹從先從得有六人其女與子之女所適其夫曰杜彬王瑶林某王某陳某王廷紳王某皆在其日得嘉靖庚戌歲正月初七日之吉嗚呼可謂備矣孺人於為女而其父愛之曰是子也孝其聞於族至疎逺而不間一口其歸於丘而其姑愛之曰是婦也孝其稱於内外迨老而不衰履素之存謂其妻則曰是能佐我所不及而不敢不敬其子思慕

其母則曰母之畜我也慈而不弛其教至於内外之人及事孺人者皆曰其遇我有恩盖其行之備如此宜其能以髙年終而其卒其葬所享之備也某與孺人之子賔為友而養中養誠復學於吾門於其葬烏乎辭銘銘曰

虹山斯原蟠礴以鴻龎里于其下生朴而熙荒獨姓者丘多男且俊良伊誰云出有母之厚祥厥貽孔厚長發未詎量刻銘納坎掩閉告幽茫熏侯來裔俾爾聽勿狂

庠生杜純軒君暨男思恭婦謝氏墓誌銘

夫文之施於志人之葬所以詠名德善譔記功行告之幽冥以章輔世教非徒徇子孫之哀慕而姑副其不得已之請而已其義不出於是而君子猶為之文者盖有閔悼凶短矜惻淪喪明其人之不幸非出於不善之所致則惑於命而昧乎天者不緣以自託而為放而彼凶短淪喪之人既無才能氣力之子姓足以為死者地而偶有婦人女子之賢者能自約於艱危顛隮之中卒以

有立而克終其人之大事則君子尤悲之所以寵其死者以慰其婦人之有立亦文之義之所存也嗚呼比杜紃軒君楷正夫與其子思恭之葬所以得見於予文歟君年二十八而亡思恭生六歳耳思恭復以二十六歳而亡有子四歳竟殤而君之世絶於是方君少時自力為舉子學通毛詩大義為學官弟子其守身勤行歛然在人後然意不能無望進顯以一經起家也而遽夭矣思恭知讀君之書而死彌早蓋君之父子退慎儉節非

有傲侈之過以傷其生也生於世之日淺雖未有積累之善以求福其處心措行未嘗干神明之譴而卒殄其世則所謂不幸者耳思恭之子既殤而世絶故君之父子與思恭之妻謝氏之喪纍然在殯久之而今始克襄其事於潘氏之手潘氏君之妻子所謂婦人之賢能自約而有立者也思恭之亡謝氏年二十耳能抱其煢然之孤嬰矢不復貳雖孤已殤而不忘其矢固女子之貞而不惑亦由潘氏之守己不亂先示之倡而相依以存

於義為易安也惜其年不永後思恭十年亦亡盖潘氏以一婦人處其夫與子與婦之變備極人生之毒痛而卒能有立信可賢也其將葬知來乞予之文而命其嗣孫之父思㨗因莊君宇毅以來其知之所及又若此潘氏擇於所親之子曰學訓以奉思恭祀事而繼君之世學訓思㨗之子也思恭有女一人潘氏為選所歸而得壻莊孚誠為顧新山司徒公之女所出實介思㨗以乞文莊君者子也今其葬以學訓嗣子之狐告于祖赴于

姻黨幼未能事事思狷頗佐潘氏執其勞役其乞文能得莊君介以來而道潘氏之志甚悲而有禮墓在鳳栖坑塔子山之原其日為嘉靖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而思恭四歲之殤子克舉亦祔焉是可悲也銘曰

奄然而早亡纍然其多喪黯然以同藏惟婦人之為襄嗟其永傷其有不傷有凡銘章

何誠軒暨孺人墓誌銘

進士何君佩甫將葬其親謂予曰子路之剛而以貧為

傷也豈誠累於外哉亦悲夫親之無以養而不得致其爲子之情耳啜菽飲水以爲歡仲尼教之云耳而豈能無以是爲傷也琚之貧也無以養吾親今徒能爲悅於葬誠何及哉悲哉琚之爲人子也琚以爲生也可娛死也何知誠得一釜三鼎以爲養雖斂手足形而藏諸猶無恨焉耳而今何以爲悅也琚亦何頼於他日之禄而仕之足慕哉予爲之出涕不能勝嗟乎君之悲之動乎心而出於人倫也先王制禮蓋有以祭以葬之所得爲

以逮人子之不及榮其親之存者豈皆以為死而無知而不足以為孝乎君勉之其所以為悅於旣亡尚多乎哉君匍匐拜泣而不起曰是先生之勉吾云耳吾於養旣無及矣葬而得君子之文其尚以有寵吾親以綏不孝之心而塞其無已之痛使琚猶有意於世是先生之賜也諾之而後起嗟乎吾未見人子之悲慕如何君者文其可辭君之父誠軒翁名聰字元敏娶教授梁珙之孫女生子琦及進士君翁始冠有室值父書齋公德仁

病瘡盡耗其財問醫求餌家既空謀及簪珥梁孺人曾不吝意見色竭以繼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絕不得事生產作業而孺人自操井臼煮粥調藥面垢衣綻髮不加櫛翁起家以貧然性固澹於財窘陋麤薄有以自安懷嬰兒之心至長不墮壞市井商賈詭秘狡譎角錐匕析毫毛攘便爭利之機非獨不為本不知也持千百錢為資買賤賣貴以自給要以山谷闤郭來去為遨遊不汲汲權子母也同行有扶鉅貲見翁誠質可任欲分貲

畀之與約入贏之要翁可以利其餘而畀貲者因以得翁之力他同行者祈之不能得翁獨辭之曰吾自持錢得贏誠儌然累寡而意輕今若受公託者雖不無少賴負責而心勞矣有買物者償過其直翁為分析曰此物直若干公所償太過其為惠我耶抑誤也還之或有以此兩事咎翁為愚翁歸語內梁孺人曰大人所為於志不累而毋欺其心於妾意亦然翁大笑取酒自酌亦酌以飲梁孺人曰是吾妻也閒則與一二耆舊相過禮徑

言簡誼好尤敦語不及財也鄉黨子弟遨侈自放翁無意為疾亦未嘗正折之然見翁常自飭蓋有以愧之梁孺人每指佩甫君謂翁此吾家富貴種也翁笑曰是固當然然孺人不樂目前而倚兒子自寛以俟後未為與我共適者孺人斂巾謝遇其乏時突烟不起兩人相對翁不以愧孺人孺人不以讓翁或得酒一瓶相酧㕍咽僅霑而意氣各得已乃呼歌自詑曰富人有錢財勞苦不休欲如吾兩人清適半刻不可得要是彼人無福耳

其誠質無偽而灑然有以自勝又若此昔所稱高人逸士如龎德公梁鴻夫妻皆能樂其貧龎公有田可耕翁固不及而梁鴻至為人驚舂則甚於翁矣然彼兩賢者以有文學德誼為世所尊禮遂有述於後翁以未嘗學問當時闇然為窮人今復無有知者佩甫君之悲宜在此而奚貧之為傷當翁之身已甘而樂之矣嗟夫君必欲得予之文而後塋固為是與翁以儋州同知公佑為祖母侯氏翁卒於嘉靖壬辰十一月後十六年丁

未十二月而梁孺人卒琦亦繼亡女一人嫁黃日烈葬之日為嘉靖庚戌正月八日也而以琦祔焉佩甫君執喪過毀羸然僅勝哀既喪其妻顧氏聘吳氏未娶也室無相事而當內奉寡嫂某氏育其孤應年外治葬事卜域穿壙備極勞憊不知其身之病可謂能孝也已銘曰

終棄者魄能游者魂深其竁而崇其墳築之之勞視之之勤孝子所以藏其親其義則云

新會司訓純齋莊公暨孺人金氏屈氏墓誌銘

嘉靖辛亥十二月二十九日青陽市莊儲侃偁兄弟葬其考新會儒學訓導純齋公三人者相謀而遣其季偁來謁銘曰偁兄弟慢葬非誠不肖不能襄事圖所以銘吾父者而不得以爲猶勿葬也今得先生銘可以葬矣雖慢猶愈於不得銘云耳吾三人者之情事信可悲矣先生其閔之君之子國禎吾壻也能言其祖吾固知其可銘而君兄弟圖銘如此其慎且久也其又可辭公諱安期字際休又字静夫曾祖應元祖楳父宜傳世有隱

德而貲有餘以田園爲業公早孤母林氏愛之不欲苦以課責公生而好書少與其兄昌期同學不課而勤其警解卓見常出兄上兄弟並遊學宫爲一時高第弟子方安陋守故之時士窘拘古義文不足發獨公恢放能自爲言而濟以該涉士皆驚嗟以其故屢失有司公不爲悔陋固之習因以有變莊氏之後子姓益好書而多妙敏開達之才令爲郡文物巨家由公發之也儒官固卑訓導又非専官公在新會以身任教齊整科條鼓勵

意氣常兼其長之勞而不見為侵品隲文字八出公高下其等諸生心悅無敢譁爭與諸生講敷揚經旨援據剖剥尤動人聽新會方有白沙先生之學士皆聞高明之要然不敢忽公之言咸曰師命我矣善識士於未有聞而恤其私忘其禄之薄而為之士以比附其識鄧生文憲而郵之備尤為新會人所稱鄧生由御史至郡守未嘗一日忘公也廣中監司無不知莊訓導賢公忽思歸以九年滿請老投牒而行禄餘得數十金不市廣物

貯以一囊携歸授諸子戒勿營田宅惟以供具公之族弟教授未菴公榮知縣翠山公晉陽通判梅峰公琦知府青峰公科並有前修氣韻罷官清約長少相懽日携遊對酒遊不為遠取足易至具不為豐聊可娛一日而已嘗謂大鵬摶南溟斥鷃決起枋榆均是一適孰不羨漢二疏棄太子師傅捐數十斤金為高吾官雖卑亦主教事金誠少非以不義得者今欲自況二疏如斥鷃之於大鵬者其可乎哉惑者多笑而智者以為知言公始

娶貞淑金氏佐公為學官弟子時能不以私昵奪公好書之志年二十九而卒公常稱其賢而不永繼娶任只屈氏千户屈鑑之女佐公為學及相從於新會以勤儉飭內政公不內顧而事事辦治公性孝弟事母林孺人左右不違母性嚴而終身不甚怒事兄州判公如父分財取少任只能體夫所以悅母者養其姑而以敬謹事夫之嫂撫金氏之子與己子人不見其有異沒于官舍年六十公哭之尤痛而至於令莊氏子姓之及見任只

與老臧宿獲語及任只無不悲念者公生天順戊寅五月初九日嘉靖癸未十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八長子儲娶訓導王熺女女適通判朱鑠之子暢皆金氏出次佩娶知府謝光孫女次偁娶學録楊渤孫女女適司訓李宗魯之子逢春次適丁澗松皆屈氏出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婚配皆名族儲等奉公與任只之柩葬于柯前山之原而啟金氏法雲山之厝遷以合焉國禎學於予予愛其才亦所謂妙敏開達者常語以學國

禎往先得之以是知其有本於先世所聞也銘曰

早知而晩成孰遇之恒大畜而小施緊繫其勢惟其厚積而徐發不在其身以祉其後之人

徵仕郎致仕信陽州判官紫山丘君墓誌銘

嘉靖癸卯年河南信陽州判官丘君禎致仕還家以舊屬故先候予予愧識幾不蚤為權力所逐切髙丘君之歸走賀焉君在信陽能以敏給佐其長州政頼君以濟者十九尤退自損挹不肯以為功事長無惰容屬邑宰

貳能以禮遇之温然如主客而期會牒課當督趣不苟
為懈弛以相徇信陽大州多士大夫覩君之文而飭有
士者之風加敬悅不敢忽其俗濶達誕誇君以謹約誠
慤涖之人人皆悅予以賑荒行部汝南凶札之後白骨
蔽野人將殍者纍纍相屬營捄貸發日夜不給指畫以
授屬吏使分地展力不患吏之不良君所分尤可以無
患丘州判之譽藉藉上官多聞之者廵撫魏浅齋公憲
副端虹川公並以威德持大體下官不可以非才苟得

一言之許君獨為二公所奬形諸牘加美詞焉藩臬諸大夫不以猥冗畜之非不得意於仕也而決然舍去予恠問之君曰處地卑非能以去就示峻邀名在州治民事上非有甚忤猶可偷禄而苟安顧心偶思歸便如心而行賴當路矜憐輒遂所乞耳予愛其言質不為矯矯其高彌白益內自愧君事親養盡其誠喪致其哀天性最篤畜弟之孤均財猶已出與鄉族居善以睦恤相接赴急周困度其力之所至為之不為過恩以出於力之

不堪其情之隆不肯愛其力而自不竭也行年六十有四嬰一疾竟以卒卒之日族人皆哀之鄉人莫不悼惜君字德亨別號紫山高祖江曾祖勤祖朝魁皆不仕至君以掾滿三考為泰陵衛經歷滿考得封其父元傑亦為衛經歷母熊氏為孺人妻蘇氏先卒贈孺人繼室曾氏封孺人有子六人雲衢雲漢雲程雲霄雲楷雲龍雲衢娶王氏繼娶葉氏雲漢娶林氏繼娶洪氏雲程娶蔡氏郡庠生蔡國重之女兄雲霄娶黃氏繼娶尤氏知縣

尤復尤和姪女雲楷邑庠生娶林氏舉人林奇材之從妹雲龍未聘女三人長適按察司僉事丁儀姪游川次適金吾衛經歷許海子良臣三許徽州教授郭智子維藩未及笄而卒其男女九人皆二孺人出也孫男五人雲衢子宗藩宗瀚宗泮雲漢子宗魯雲霄子宗相宗藩聘尤氏知縣尤烈姪女宗魯聘郡庠生賀朝相女俱未娶餘尚小女孫四人俱幼未行君生為弘治己酉九月之十六日卒為嘉靖壬子六月之十九日君在日卜墳

塋五壙于普江縣三十三都龍首嶺之原坐辰向戌中

葬君父介菴公右葬孺人熊氏左為君藏左臍葬孺人

蘇氏右臍為孺人曾氏雲楷質敏向學年少已有文予

甚器之能言君之行以來乞銘葬之日為嘉靖壬子十

月之二十四日也銘曰

抽黄對白曰文之巧題甲與乙為科之茂非徒膴仕崇

秩階登級拾而若固有方且高拱盱視抗論品目擯人

以刀筆之猥苟俗之敝失已久惟論行考實孰知夫兹

無作而彼有疚我名丘君維是之取

靜山黃公墓誌銘

陽春天下所稱遠惡處也公為丞於其縣之樂安驛甲官也前是為之者率以不得職逃去或坐累死公為之非獨能舉其職餘力攝巡徼以什伍之法結其民使相收睦樂安宿偷舊宄知悔其不可為盜之在他境者終公在職六年不犯樂安行者不滯又資以無恐夫其任事溢乎職之所當効能踰其分之所守宜有機辨權數

以巧迎而敏赴公顧恂恂質愊樸於貌而訥於言視其外一長無有也然則集事諭人信不在論訊猱給之小智果有其質則如樂安之地之惡與其人之夷未嘗不可與處歟公有庶弟之忤又嘗為緦弟所訟皆非公之過為樂安與其人處而馴每嘆樂安之遠不為惡而追駭廷除之近有危機也然公撫其弟終始不失愛忤亦衰沮不與訟弟竟其獄卒歸於好鄉黨稱其友事父母孝居喪善哀弔者感動以為難蓋有家門之實行焉與

樂安之人處宜其馴也公姓黄名椿字仁卿始由光州之閭居晉江可知者四世高祖原德曽祖維清祖孟遂生湧娶柳氏公父母也公為掾史滿三考所事上官寛猛躁緩不同公事之一意不為窺合茍避每治文書白署上官輒署或不覆閲曰黄掾不欺我九年之間絶不蒙呵譴所治事務在為人寛比輕傳使依於平至有傳重比嚴人知非公為虐莫以為怨也其在留都滿考當還有同考鄉人者歿而身祼為周旋所以掩其身攜櫬

同行有患惡疾者附舟公不忍拒行死舟中病視其療
死治其殮或以咎公始附不留公意獨得也公於他所
為多類此公長子曰煦向道力學為俗所非笑公益喜
且勉焉明經有文而有司屢失之人皆以咎有司公顧
督其子曰是爾之未至也曰煦寓書樂安以乞歸為請
公悠然意合曰兒子知我哉即日乞歸次子曰煥實在
邸御公以還兄弟相與為友家儉而理修先世之墓而
後築室用公指也室成落之語在宴者曰吾嘗憂不得

去陽春令得斃於斯寢足矣以己酉十二月二十七日卒距生甲辰年六十有六二子與公之配翁氏治喪衾棺循禮日煦娶鄭氏日煥娶郭氏一女歸謝詰孫男可培娶邑庠生顧原潔女後公二年夭可城聘舉人鄭一鳳女可堪聘鄭益修女可壝公命為日煥後聘進士尤烈女孫女長許莊以度次未許人墓在晉江縣四十一都古堂山以壬子年二月二十日葬予固尤為俗所笑者而日煦與予講甚篤故以葬銘屬某銘曰

翁之所以爵於人者畢能浮其事勞過其祿良可苟居

嘗食而靡罷愧繫天所以爵予人者以其善不以其位

則翁之所謂爵信人之所畢而天之所貴

鄭海亭墓誌銘

嘉靖壬辰進士侍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

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為其縣擇令交欲得鄭

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為

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

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為富而多仕者為令者往往朘取珍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搆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諏訪得其禮俗所由壞嘆曰茲邑生迫而斂重若此乃謬以富得名民方以媮侈遨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貶一身服御為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

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為浮尤吝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匱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内一二巨室横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為寛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賔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較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巺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恠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為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

乖剌文不傳於經君為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知所以為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為多張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貧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𪗋工註詁皆優與為禮君與人無忤其温而有辨又不苟然也巡撫中丞部使者莅毘陵廉無錫治行為畿内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迎將又無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僅得南京户部主事

以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為深厚閉戶讀書恥與嬛捷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為古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為皦皦維揚置分司榷舟有大小二關舊嘗征之君往司榷謂某府史曰征利而為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何之榷計以足乃知諸為細密者非專為國增計也積資員外郎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郡以父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

病卒始免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為户部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為户部員外郎母伍氏為太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禄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為子服除赴銓驟感熱疾嘔血數斗醫莫曉所療旅卒都下實庚戌十月十日距生弘治己卯年五十有六耳君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弔

君名普字汝德籍于南安之郭前村其世近以鹿寮公

為祖鹿寮生厚菴公傳剛齋公某履菴公某而至奉議公世未有顯而發於君君貌豐器度寬深心事明坦宜極壽貴詎遽是止知與不知咸加悼嘆喪過無錫士民走哭道踵相屬津衢咽塞舟戹不得行久之二子欲大封孺人楊氏出欲成女一人繼室封宜人李氏出欲大壻於副使陳瑞山公充邑弟子員能持家劬事卜滌陂龍塘山之原以葬遷楊孺人之厝合焉而以癸丑十二月某日之吉行事君固悅滌陂山水之佳卜從其志君

為人外渾朴不立町畦而中斬然有限界色詞絶去誇汙擇處其中臨事酙物誠欵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取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禀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遇合伸於獲用遽以是止甚以為君恨銘曰

氣彊矣有悍而挫傷才給矣有流而難執不悍而亢是為彊之方不流而集是為給之立可以用之宜莫斯踰而卒不究於用吾不知所以為之吁

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林夫人陳體受君道基之母封君北沙翁光節之妻也陳固同安大姓北沙翁當家中落而有室貿田以復祠屋空夫人之奩益之祠僅克復祠復而無所仰食夫人不以懟其夫井臼猥細手皸肌瘃愁然恐餒而謀夫之飲不敢不充其量恐其子以母累心分力於學常掩罄乏逦勉其間為夫納妾輒自勞以稍休之使安夫之寢或狎恩為倨不以微變容色有女育之如實已出翁剛

而多怒夫人先後其意無所得怒久之怒益寡閨中訶詑驚遽之聲遂絶體受君為諸生文早有名有司未之求夫人不以過其子知其才之未迨乎時也及為進士業通顯矣夫人不以詑其子知其學之足以得之而事業之待於後者遠也從其子於嘉善之縣邸美水土物之鄉而户善織綉文錦夫人携閫海湞腊以往不欲多買市味身未嘗服淅中杼軸佳製也歸以去時之篋還里姥隣媪爭走問怪曰毋夫人從令子為官人謂若何

而衣服橐如此乎姥或微語于列母夫人亦為㢘耳盖以貧靳之也夫人聞之心益自得入門以子賀其夫曰兒子為縣能自貧而愛人請為公賀復詑曰吾攝父教子能為良吏公宜我謝翁媼俱下拜一笑已而泣數行下曰吾疾矣不免以死累公然命也兒子苦留吾邸第以思家諭之寔欲一見公而返骨於故土也恐兒子之棄官以從我故不使知其有疾耳未幾果以疾卒卒之日為嘉靖癸丑十月十五日距生成化丙午年六十八

矣上方以諫官御史缺名嘉善君入試行至姑蘇訃至君號慟屢絶嘉善人驚相語吾賢母夫人死耶走哭於舟次道路相屬君受弔而不受賻曰敢以母死忽慈誨而辱其志也弔者不得致其情大哭而散君娶蔣氏於予有連其葬卜於晉江一都之科山貸於外氏之有力者而後具予亦助之其藏坐丑而向未規地穴窆皆翁自營手畫翁本曉堪輿家言故作而逢吉君將以是歲十二月丁酉行事拜且哭謂予道基不恥受助於先生

以謂以是葬吾母而地下之魄宜寧也賜猶有大於助者請以累先生予曰其銘也諾之拜起輟哭淚汨汨承睫不能收曰世所謂求仕謀祿無不欲致身其親而士當以官守甘約不辱其親為孝則於世之身猶不能厚也道基猶謂有所待於他日云耳誠知其不待雖以百里之儉猶足致吾母之身今其為小廉而薄親矣悼恨何及嗟乎君方其存也養之而安顧以既歿而薄之悔不亦篤於情而慼於義哉君淚乃止夫人有子三人長

冕次復皆早世季嘉善君也孫一人金鼎聘南安庠生黄良煒之女女嫁同邑吴榮有子曰椿其去同安而僑於晉江夫人實與翁謀欲使其子便師友以廣學嘉善君治四經而後以一經起家果協始謀亦偉矣銘曰

協淅之揚兮輿有板從子之樂兮其樂反反衣有繡兮食有珍洵美樂兮匪斯存樂子之樂兮厥貧猗嗟乎夫人

益府典膳省菴黄君墓誌銘

君名鷟字德夫安溪人世居縣之長泰里尜山祖廣夾

生功養生春生而生君叅山林麓豐茂原田膴潤其人多因山田之美自饒給不羡榮達故黄氏世久不顯君蚤孤比長知苦剋讀書向意仕進業通而數戹卒不得顯入貲為藩王府典膳待次益王府君既通儒業而襟韻閒曠行誼謹敕府中人皆異之以得君相賀世子賢而有文嘗引見君與為禮别於他僚間嘗從郡中文雅士人游縱觀仙都麻源探謝靈運所窮處摩挲顔魯公所為仙姑碑文不為窘蹙其輩相目自以為不及次逺

未可待請告府中人不欲其去君詞懇得請世子為餞贈親篆大書以賜焉至家族黨嘉君能自樹表見又皆相賀君益為族黨人談説當時制度他境謡俗及道途所歷風物登遊山水之勝勉子弟以就學攻文曰吾聊以遨遊適意此冠服何足為榮行棄之矣曰以敦睦族人為事歲時聚會酒香殽佳叙倫合情雍雍如也費無所惜細人耕君田者不敢以役畜之徵租嘗緩期有負常己之畢賦税外謹謹不一措足縣廨堂階汛除芳潔

而靜門無伍伯之跡嘉靖戊戌八月以疾卒族黨哭之
皆哀距生弘治己未年僅四十子大本大任幼君之配
蔣氏能劬飭育孤持其家不墜為二子娶婦嫁許五女
適詹鳳翔林有棟金重宇徐弘讓李任春皆得所歸有
棟知言性命之學而重宇能為文章佳士也大本才而
有志友於有棟重宇俱為弟子員卜永安里宗教山之
原塋壙以襄大事君其何憾君四歲孤常自悲不得事
父母又當嗣其從祖父外養祀事又自悲曰吾不得事

吾父又不得祭吾父也於是竭情於嗣父之葬祭而事叔與兄極孝謹曰叔吾父之弟兄吾父之長子也事之盡力庶幾猶事吾父也大本將以癸丑十二月初十日襄事泣謂予曰吾父不欲泯泯為無能人不幸短世已矣不孝孤也弱其何以葬惟先生哀之予納拜而許之銘君重氣誼踐諾好施自奉纖嗇而知用財常行見橋圮途崩問其土人胡不梁而砥之人曰安所仰貲君曰於我乎取遂得君貲以濟銘曰

生之促兮葬之遲有銘昭之其奚悲

楊坦翁墓誌銘

楊坦翁歿縉紳大夫士友往弔相屬巷人為諠徐少湖公寓帛助斂忘元相之重下賵匹夫固寵其子之才而卹其凶亦翁之高有以得之其子士中謀葬士友為四出視地得吉鳳凰山之麓予聞往觀之小丘蔚然四下中高拱以羣峰之秀大水流其前高人遺魄非斯宅不足以藏之葬之日得嘉靖癸丑十月十日之吉去翁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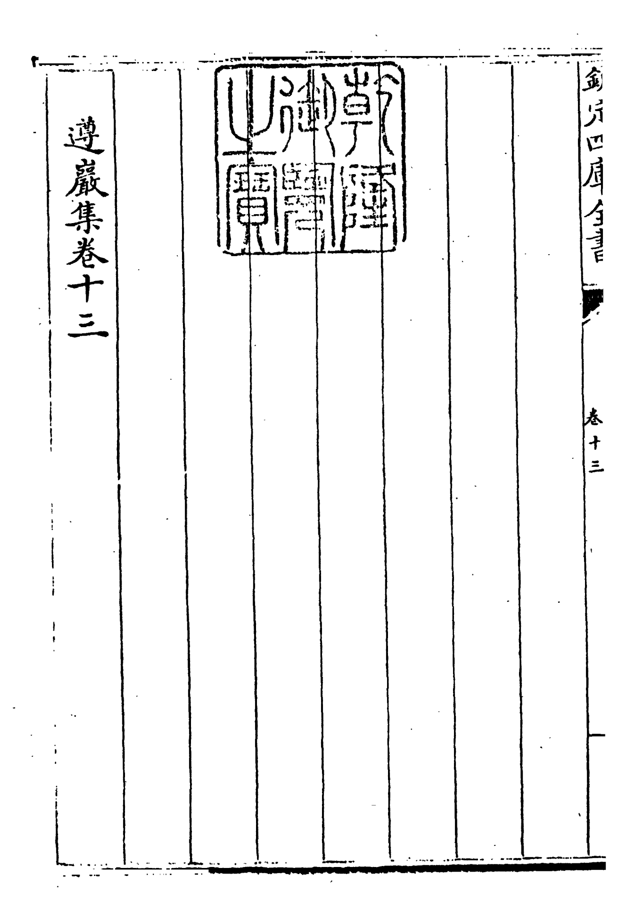
辛亥十月十一日兩期之間予每見士中未嘗一日有嘉容力貧以嚴其親之終故勞且久而後濟翁生而丰儀褎整神觀脩然有世外之氣多讀書不學為章句講解畧通大意泛涉藝術亦不求為精獨好老氏道家言其言神霄太清丹臺紫府自有君臣民物儀法與人間凡有不大懸殊事動在下徹聞于天其有愆釁癘札如得請于帝蠲貸湔滌化孽為祥如響答桴其應否在人尊信至不至嘗薄李少君新垣平諸昔燕秦海上之言

不入道門而資爲方終陷矯誣帝所不貫是時國家方修禱祠交接鬼神爲民釐祝言科決者多得幸獲大貴顯備極尊寵翁謂此道其精以禽鍊元形苴滓以救度塵世儌榮染權非道家所言故其治家接物一出於詳厚退慎諸所酧酢經營奉父母畜妻子賔際姻友踐儌勤小要在累積功行以修陰冥之德晚益爲洒落對碁飲酒悠然無忤或以爲疑翁云仙家不禁酒奕中自有道機疑者皆解且嘆慕行年八十餘步輕視瞭膚瘠而

貌澤每出行市㕓閭望者以為仙人也自知年齡所至有神默告之先處其死之日時㓊然化去不為疾困良有得於老氏翁累功積行多可述其精者有在則積累者反畧功行道之所出也其畧也宜翁名某字某父璉榮母吳氏祖守恭曾祖朝諱高祖世昌皆隱有行配陳氏淑敏而莊能劬事嗇生以佐公之高育子又不以慈弛教先翁卒葬之于某山之麓子士廉郡學高弟子次士中也文最有名舉于鄉能以翁聞于縉紳士夫至勤

宰臣之賵翁之所保宜不如是而士中以是為孝季子士實女二人娶嫁皆名家孫男女十人翁遺言但得山水佳處藏我不必合祔士中奉焉而卜茲吉士中謂予曰吾翁之域先生往觀其窆俟志之而後掩予曰諾銘曰

惟葆其光其神不亡不亡者游棄者垢糠斯銘不毀是為高人之藏



遵巖集卷十三